

貧僱農掌握印把子

(以縣縣)二重東陽湖行食村於上月十七日召開貧農大會，到會的(共五個村)有九十五位貧農(內有新中農與下中農二名)，宣佈解散封建集團掌據的村公所，把印把子掌據在貧農手中。大會開會的前幾口，在各村進行準備工作，純潔貧農組織，便用「苦比苦」(誰受痛苦多)、「心比心」(心要別人的心)、「生活比生活」(誰現在生活濁)的三個條件，互相比較審查了各自自然的貧農，十一個不夠格的就被審查出去。同時又吸收了個別好的新中農與下中農，參加貧農組織。

在大會上各村首先將上述審查情形彙報後，主席費金貴號召大家更嚴格地審查到會貧農，他說：「先要把咱們內部的好才有力量，不要叫羊羣裏跳進來」。康家放敵偽份子刺使牛國柱(貧農)，原在我沙死隊當兵二份子統治了政權，欺壓全村羣衆，工作團來的前半月，區上又派來村長楊德恩，書記馬降英，中隊長馬鳳山，都是封建富農，現書記已扣起，中隊長在開貧農大會時，普通行政村派來人來扣押，貧農大會便批准將那羣人扣走，現只有村長還暫時未扣。大家一致意見：這樣的村公所趕緊解散了吧，由咱貧農來開吧。貧農魏留保保證說：「先把他印把子提在咱手裏」。

大會遂決議由新通過之行政村翻身委員會來代領村公所之職權，當即由委員會中暫時指定楊德成、魏鳳月來接收，現已將圖記、步槍等交出，其他正接收中。各自然村舊幹部(主任費幹等)因不能代表貧農利益與脫離羣衆，大會決定叫結算手續，持鬥爭地主接談羣衆一件併審。其職權由各自然村委員代辦。(圖玉)

發動貧傭農選出代表會

（臨縣訊）玉蓉村是三區安樂溝的一個村莊，在前一月羣衆聯到一區土地改革，窮人翻身，就自動把大地主王在清扣起來，等工作罷去。本月初，工作團去後，經過半個月的時期，已選出代表，成立代表委員會，即將向地主階級進行總清算。

農僱貧絡連
部內潔純査

連格純查 去運給資俾農，下館四人在本村繼續發動。由於這十六個人大都是好的貧農，他們連格的人，也大都是受過幾輩子慘怕的，經過八天的發動，已經運的有底底了。之後在查階級成份中，進行了吐苦水、挖苦淚的教育，並用村與村互相審查的辦法，把個別不好的就拔出去了。在這間基礎上召開了最近村子的（連其他行政村）貧農聯聯大會，因外村渡基礎，決定要他們來參加會的人必須是受過慘怕，不給地主當狗腿的，近派農民，不夠條件不讓來。到會會場時組織了審查人的組織，一個個進行審查。辛家壩審查掉三人，高家山審查一人，共審查掉十幾人。這個大會上除討論了平分土地和告農具書外，特別研究了聯合鬥爭，統一分配，和選舉代表等問題。討論結果選出了選舉代表條件，經過了五天的關辦，各村都在中貧農大會選出了代表，共選出代表四十八人（內有九個女的），其中有新中農十一個，舊中農一個，其餘都是貧農（舊中農是姚家山選的，因村共

——押扣會大關機委黨區梁呂經——

○九日報。○爲其精陳包庇，致未能及時處理。十一月二日，經分組正式研究後，逆料投後，大家一致認爲應予立即清洗，遂提交內務部黨務及機關支部討論，經全體人員大會揭發其罪惡後，剷去軍衣，開除軍籍。押送縣公安局轉文縣政府交由軍政處理。（鄭錦）

-146-

放之神米飯家將聚，在王家川土地改革剛開始，即派李引枝去找工作團，要求清算地主惡霸高瑞五，工作團隨即派人去。高瑞五三十里左右的老家，他比高老百姓都恨他，怕他的惡霸，聚眾把他比爲一條瘋狗。他在光緒二十七年，住在神木常萬年，勾結匪班頭，專門利用流氓小偷以偷盜爲生。後來到了高家溝，就開王稱霸，私做文約，霸佔田地，僅獨霸神木縣的，就有十家，吞佔了百頃以外的土地。

去年他招了隨模道做轉子，到了十月天，因還不消吃住，把招模道全家趕走，扣住他的兒子懷仁當「站年漢」，同扣了大小二口鍋。高某之妻「保劉老婆子」向該村聚衆說：「我要懷仁做一輩子工，長工，死了還要他在監堂前站三天。今年又將這惡棍的主意，打剝回李引枝的身上上，就了秋田雨完，就將李的母親和媳婦趕走，金銀扣李的牛。用這些明估暗吞的辦法，高某土地擴展到三百頃。高的三個兒子也儘是壞蛋，大兒常就「自衛隊」，今年四月間被解放軍打死了。二兒高起貴也當了「自衛隊」，隨敵搶掠聚衆財物，焚燒聚衆房屋，強奪本村高寶則的女人。三兒子不過十三歲，聚衆說：「也是很兒子，手裏常拿一把鈔鏢，老百姓的南瓜小就是砍掉，大的就是一砍拉一鐵。該村貧農最經過逼酷討糧後，對附近村動員聚衆，一月八日，召開了七村聚衆的聯合鬥爭大會。會前聚衆，就把高瑞五、高起貴、老婆子都捆起來，首先拆苦的是

【新訊】十一月二十六日，從下川山二村扭架、四家坪六個傷病員，他們到兵站後，持馮家會供給

（《鄭新凱》）十一月二十六日，從下川山二付担架、四頭毛驢轉來林家坪六個傷員，他們到兵站後，持馮家會供給部公函要四付担架、二頭毛驢。兵站當即數付給，該六同志在還得担架毛驢後，即在街上與民工交涉，每付担架給他們出四萬元，他們順步行至三交，民工們竟免除這段長途跋涉和一天吃飯的担費，即有三付担架拿出三十二萬元給他們。路旁的葉某看到紛紛議論，有的談到要報告工作團，一位傷員傲慢的向葉某威脅說：「我們可不尿他們（指工作團）。」這時通訊員秦生秀（原稿誤為清是什麼機關的——編者）即上前問他們是那一份？回答都是傲傲：「×族的，怎麼樣？你問幹什麼？」秦同志又問：「你們剛才作了什麼？為什麼搞老百姓的鬼？」這時一個傷員即喊「打壓小子」，其他五人也逼上來要打，秦同志吓得跑到區公所。後區公所助理員、通訊員、兵站同志等六人前去把他們叫到區公所談時，開始根本不否認事實，並威脅區公所就罰他們的行賄，「今天不走了，還要吃白麵。」在葉某作證下，王助理員提出送他們回原機關去時，他們才承認錯誤，願將全部担架毛驢送回兵站不用，並將三付担架的錢退出來還民工後，徒步走了。（方文）

（編者按：稿末方文同志並附註意見向馮家會供給部提出質問，原文如下：這裏我（作者）向馮家會供給部提出質問：為什麼對能行走的輕傷員，也要去浪費證明民力畜力呢？蘇進堪驛高公團的同志就不想到人民負擔的困難嗎？我覺得該部值得檢討，並希望答覆。）

14

時我給你種地， equal 走你把我大小鍋 equal 扣去，逼得我做飯 equal 都得了三頓兩頓的餓 equal 我的兒也給你扣 equal 了當「站年庚」， equal 現在我只得當了乞丐。」「李引枝訴苦 equal 說：「我種了一斗 equal 二斗黑豆，你給 equal 我運了二斗，磨穀 equal 秤罷了二斗四升， equal 我沒吃的，想到場 equal 裏這些扁豆吃，也 equal 給你磨的沒吃成。 equal 秋天剛打下六斗穀 equal 子，我就送到你們 equal 上，你就穀子不好 equal 上，你就穀子不好 equal

前會自然村在封存 equal 地主財物中，聽說 equal 霍家梁等村吃嗎？ equal 封存的東西，有些 equal 人就問胡支書陳永 equal 和、青年秘書喬莊 equal 武說：「陳、喬可 equal 不可以吃？」陳、喬 equal 本來早就想吃，此 equal 時梁槐說：「大家 equal 想吃就吃。」於是 equal 在他倆領導下，全 equal 村男女老少利用間 equal 會，浪費，吃嗎？雨 equal 天，浪費小米二斗 equal 五升（廿二斤斗） equal

（保德縣）一區 equal 聚眾，毀壞不願退 equal 費門戶果實。貧農 equal 喬丑升說：「查封 equal 地主富農的東西， equal 全是咱窮人的，浪 equal 費了咱貧細翻身呢 equal ？」有些中農也說 equal

「我費來窮人 equal 吃了虧！大家 equal 致決議停止此種浪 equal 費行為。可是第二 equal 天在「優待」陳永 equal 和和名義下，他們又 equal 罰總全行吃了一鍋 equal 飯，後來全行收村貧 equal 民大會上，逼過 equal 給他們以停職的處 equal

